

現代諷刺劇

晚餐

張鴻飛譯

賴雷煦著

現 代 諷 刺 劇

晚 餐

賴 雷 煦 著

張 鴻 飛 譯

一 心 出 版 社 印 行

全劇人物

費基隆

馬蘭如

羅伯

費雷德——費基隆的兒子

木器店主人

飯店老闆

費夫人——費基隆的妻

馬夫人——馬蘭如的妻

馬美蘭——馬蘭如的女兒

養芬——費夫人的女僕

亞林——馬夫人的女僕

蘇薇——馬蘭如的女僕

男僕——甲·乙

小黑奴

全劇佈景

第一幕馬蘭如家客廳

第二幕費基隆家客廳

第一幕

登場人物

馬蘭如

馬夫人

馬美蘭

蘇薇

亞林

費基隆

費夫人

費雷德

木器店主人

男僕甲

佈景

馬蘭如家的客廳：左邊一架鋼琴，右邊一張寫字檯，正中一張小圓桌。

蘇薇 那末，太太，魚不要了？

馬夫人 （坐在圓桌前，手中做着活計）不要了……這一個星期老是刮着風，魚價一定是貴得很呢！……不過，你須得要仔細一點，肉也不要買得太貴了呢。

蘇 蔬菜呢？……現在豌豆正當上市了。

馬夫人 你要知道，剛上市的蔬菜，是沒有鮮味的……還是弄一盤白菜炒肉片吧。

蘇 和上星期一個樣子……

馬夫人 你記着，買菜回來，把賬簿帶來，讓我點算一下。

蘇 是，太太。（由右下）

馬蘭如 （由中門上）你起的這麼早，我的太太。

馬夫人 你要出去了嗎？到那兒去？

馬 我看病去。

馬夫人 你看病去？我總不會相信你，挂牌到現在，也有兩年了，除給馬車夫看過一次病，

……而且還是盡義務的，……以後可曾有誰來請教過你？……

馬 可是這一次情形不同，我告訴你知道，剛才六點鐘的時候，有人打電話來要我立刻出

馬呢！你看我不是有個正式的病人可看了嗎？

馬夫人 那病人怕是個外省人吧？

馬 不，倒是本地人。

馬夫人 這要算是兩年來第一次哩！竟也有人在想請你來看病了。

馬（高興）可不是嗎，你看我不久就要出名了。

馬夫人 但願如此，……五十四歲也是時候了。你願意我告訴你嗎？你的缺點，就是在不懂

世故，不明白什麼叫做醫道。

馬 怎麼？

馬夫人 好容易望到一個病人來了，你卻輕易的先對他說上一套寬心話……你對他說：「這不要緊，過幾天就好了。」

馬 對病人不是應該這麼說嗎？你要我嚇他。

馬夫人 你這般說，好像你老是只醫好了一些無關緊要的病，就見不出你的本領；我知道幾個老內行，那是真正的醫生，他們倘使接到了病人，那決不肯輕易放走了他們的。他們會這樣對他說：「嗯，你這個病很費事哩，要許多天才能醫好……不能性急啊！」

馬 爲什麼要騙他？

馬夫人 爲什麼要騙他！這是做醫生的法門……因爲這樣才能招徠主顧！

馬 （憤然起立）我可決不這麼辦！

馬夫人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的老實，反把主顧一個個趕跑了。末了，來了一個……一個同你一樣的老實人……

馬 杜柏爾先生……你是說這位杜柏爾先生，我們的鄰居？

馬夫人 不錯，就是他。他吞下了一枚針，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吞了針……你替他醫了十五天……這很好……你很聰明……可是有一天早晨，你忽然糊塗起來，你對他說：「親愛的杜柏爾先生，我簡直看不出你是什麼病。」

馬 但是我真看不出來呀！

馬夫人 看不出來，不妨這樣說：「啊，這個真麻煩……」要是我做了醫生……

馬 你做了醫生，你該是個頂括括的賣嘴郎中！

馬夫人 幸虧我們一年有兩千兩百塊錢利息的收入，不用靠你的主顧吃飯……好，讓我們言歸正題……今兒早晨請你去看病的人，他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馬 （爲難）是……是一個青年人。

馬夫人 好人家出身？

馬 （開抽屜取出一卷鈔票）是的……他有家眷……這裏是四百塊錢，你收起了。

馬夫人 幹什麼的？

馬 付我們客廳裏傢具的賬，等一會木器店裏要來收賬。

馬夫人 （接過鈔票）啊，不錯的……倒底這個主顧是……非要你明白說出來不可！

馬 啊，你真愛管閑事……是我們隔鄰的馬車夫，給馬踢傷了腳踝……這都告訴你了。

馬夫人 哼，倒底還是個馬車夫！我可沒猜錯？不，我該向你祝賀的……明天當又有人請你

去醫馬了。

馬 儘你取笑我好了……不過我替他看了病，心裏很高興……他告訴了我不少的消

息。

馬夫人 什麼消息？

馬 關於我們家裏的事。

馬夫人 （關心）什麼？

馬 有人在議論我們。

馬夫人 議論我們？我們有什麼可給人家議論的地方？

馬 不是議論我們；是說那天天來和我們女兒玩音樂的那少年。

馬夫人 是說費雷德先生嗎？我們今夏在海水浴場認識的那少年？

馬 他們說他是美蘭的未婚夫。昨天他們在門房裏，大家把結婚的日子都給代定下了。

馬夫人 我的天啊！這怎麼好呢？

馬 你看有時候替馬車夫看病也是有益處的。

馬夫人 這怎麼好呢？

馬 我們唯有順水推舟，把這件事痛痛快快來解決一下……我看費雷德人也和氣……

馬夫人 是個頂討人歡喜的少年。

馬 和我們的美蘭真是再親蜜沒有了，每天風雨無阻地來教她捺這個鋼琴……真是個熱情的人兒……事不宜遲，是開口的時候了。

馬夫人 可是怎樣向他開口呢？

馬 你看美蘭這幾天東西也不吃！

馬夫人 我去請個醫生來給她看看。

馬 請醫生？我不是嗎？

馬夫人 啊，不錯，你……（背語）不過我總是不能信任他。

馬 昨天，你沒有留意到嗎？當費雷德和我們的美蘭合唱的時候，我看見了他們在私遞眼風，很多情的眼風。

馬夫人 我告訴你說，我也早替美蘭想到他了。

馬 我也想到的，這孩子我很看得中……只要他家庭狀況好……

馬夫人 然而我總覺得不好意思先開口……

馬 不要響，我看見他在來了……

費雷德 （挾着音樂簿由中門上，向他們行禮）馬蘭先生，馬蘭太太……
馬 哦，費雷德先生……

雷 你們都好！

馬夫人 很好，謝謝您！

馬 很好。

馬夫人（低聲向馬）和他說罷！

馬（低聲回答）等我想一想說。

雷 美蘭小姐怎麼不見？不要是病了？

馬 沒有……她沒有病……不過……

費（打開唱歌簿）我替她選來了一首新歌，歌名叫做最初的感嘆，你們看這支歌的價值怎樣？

馬夫人（向馬催促）噓喊……

馬（向馬夫人）知道了。（高聲）費雷德先生，您是我們最敬愛的少年，現在我們，我和

我的太太要求和您談五分鐘的話，想您一定肯的罷？

雷 和我談話？

（馬蘭如伸手讓坐，大家又坐下。）

馬 費雷德先生，您是很聰明的人，您該明白您到我們家來得這麼勤……

馬美蘭 （自右門上）爸爸，您好？

馬 （低聲）慢說……我女兒來了。

（費雷德起立）

馬夫人 您剛才對我們說這支歌很風行……

馬 是誰編的？

雷 瑞典的一個歌劇家。

美 歌名什麼？

雷 最初的感嘆。

馬 （急忙）一個母親。

馬夫人（急忙）爲她的兒子。

美 喔！這歌名怎麼這樣長！

馬夫人 美蘭，我把棉線忘記在房裏的架子上，你去替我拿來。

美 是，媽媽。

（美蘭下，費雷德又坐下）

馬（問費）我剛才說到，您到我家來得這麼勤，我們家又是有一個年輕姑娘的，在旁人看來，不免要起誤會……今天早晨，就有一個看病的人，一個……

馬夫人 一個銀行買辦……

雷 但是，我在府上一向的行爲好像是……

馬 很端正……這我們是知道的……不過，你要知道有些人是很容易誤會……

美（持棉線上）媽媽，棉線拿來了。

馬（轉換口氣）這確是一首很好的歌……一個母親在兒子的搖籃旁邊……她嘆氣。

馬夫人 美的很。

馬 簡直是金石之音！

馬夫人 美蘭，我的繡花針斷了，去替我再拿一個來罷！

美 是，媽媽。（背語）這是她第二次把我支開去了！……有什麼事要瞞過我呢？

（美蘭下）

馬 我剛才說人們是頂容易誤會那些正當而合理的行動的，……所以我覺得做父親的人，應該負責來把這件事情查問個明白。爽爽快快的止息了這些謠言。

馬夫人 （低聲向馬）說得很好！

馬 費雷德先生，我們現在就是希望您能給我們一個正直的答覆。

雷 （起立）馬蘭如先生，我應該先要謝您的，因為今天您提起了這件事，我一向認為冒昧而不敢提的事。我現在可以毫不遲疑的對你們實說，我的確愛了美蘭小姐，我的最甜美的夢，就是能夠娶她做妻子。

馬夫人（背語）我早就看出了。

馬（和妻一同起立）好極了，這就對了。現在我們可以打聽您一些事嗎？

雷當然可以，你儘管打聽好了。您要知道我的職業嗎？我是律師。

馬這個我就覺得很詫異；您既是律師，當有執行職務的時候，我們彼此認識也有兩個月了。怎麼你老是伏在我們的鋼琴上……

雷哦！我這個律師是一個……

馬不出庭的律師？

雷那倒不是；因為我這律師的牌子掛得還不長久，接的案子很少……

馬原來如此，那我不怪您。

雷而且，我的父親原是一個富商，現在有了家私不做事了。我是他的獨子，所以，我的地位也是很自由的。

馬（十分滿意）哦！